



# Chemistry 中国女孩

[美]

王苇柯  
(Weike Wang)

著

胡绯

译

# Chemistry 中国女孩

[美]

王苇柯  
(Weike Wang)

著

胡绯  
译

 上海文化出版社  
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女孩 / (美) 王苇柯著 ; 胡绯译. — 上海 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9. 2

ISBN 978-7-5535-1424-6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0082号

CHEMISTRY by WEIKE WANG

Copyright:© 2017 BY WEIKE WA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9 Guomai Culture & Media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09-2018-1064号

出版人: 姜逸青

责任编辑: 郑梅

书籍设计: Fredie. L

书名: 中国女孩

作者: [美] 王苇柯

译者: 胡绯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发行: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: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7.5

字数: 153千字

印次: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3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535-1424-6/I·534

定价: 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 021—64386496 调换。

# 目录

## 第一部 艾瑞克与我

- 6 第一章 把我吓到的事
- 22 第二章 既不聪明也不漂亮
- 40 第三章 没有什么想不通，没有什么不可说
- 61 第四章 别离我太近，也别丢下我
- 83 第五章 死党智慧又通达
- 102 第六章 分分合合，合又分

## 第二部 究竟怎么了

- 124 第七章 孤独的理科少女
- 139 第八章 中国小孩
- 165 第九章 补习数学的学生
- 185 第十章 每个人有烦恼
- 206 第十一章 不离开，不放弃

# Chemistry 中国女孩

[美]

王苇柯  
(Weike Wang)  
著

胡绯  
译

 上海文化出版社  
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



# 目录

## 第一部 艾瑞克与我

- 6 第一章 把我吓到的事
- 22 第二章 既不聪明也不漂亮
- 40 第三章 没有什么想不通，没有什么不可说
- 61 第四章 别离我太近，也别丢下我
- 83 第五章 死党智慧又通达
- 102 第六章 分分合合，合又分

## 第二部 究竟怎么了

- 124 第七章 孤独的理科少女
- 139 第八章 中国小孩
- 165 第九章 补习数学的学生
- 185 第十章 每个人有烦恼
- 206 第十一章 不离开，不放弃



## 第一部 艾瑞克与我

### PART ONE

“你的分液漏斗能借我用用吗？”“你的加热器能借我用用吗？”“你的油浴能借我用用吗？”“你的小电磁搅拌器也能借我用用吗？”“如果不行，那你的大电磁搅拌器呢；再不成的话，你的回形针呢；再不成的话，你的……？”艾瑞克问道。

等到再也想不出东西可借的时候，艾瑞克便开口约我共进午餐。

## 第一章 把我吓到的事

男生问了女生一个问题，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他。“明天再问我吧。”她说。

“这种事可不是这么办的。”他说。

钻石已不再是已知最硬的矿物。据《新科学人》<sup>1</sup>报道，最硬的是蓝丝黛尔石。蓝丝黛尔石的硬度比钻石高出58%，仅形成于陨石撞击地球之时。

\* \* \* \* \*

实验室某同事给我支了个招：把利弊都列一列好了。

“写下来，证明给你自己看。”

---

<sup>1</sup> 《新科学人》，也作《新科学家》，创刊于1956年，一份国际性科学杂志。

然后，她同情地点点头，拍了拍我的胳膊。

该实验室同事擅长解决各种棘手难题。她的办公桌紧挨着我的办公桌，但却更有条理，更加卓有成效。

“有什么了不起的嘛”，对自己发表的诸多论文，该同事如此评价。她从来不把自己太当一回事，日程满满却又不会忙得一塌糊涂，不会开口闭口只谈化学。

我觉得同事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，不过有点怪。如果有她那种成就，我恐怕会在言谈间不经意地提到自己发表的论文。“你读过某篇文章吗？颇为值得一看啊。光是表格就漂漂亮亮，有模有样。”

我只发表过一篇论文，文中的表格确实很亮眼，还有清爽的双倍行距和边框，简洁而富含信息量的标题。

不知道在哪儿，我读到过这么一条：一篇科学论文的平均读者数为0.6人。

于是，我列出了利弊。利好数不胜数。

艾瑞克下厨。

艾瑞克厨艺了得。

艾瑞克挤好牙膏再把牙刷递给我，有时候甚至干脆塞到我的嘴里。

艾瑞克把垃圾带出去扔。

艾瑞克给家里所有花花草草浇水，因为我似乎总忘掉花花草草也有生命。“这叶子真脆。”某个星期他不在家，回来后他说。

那个星期，艾瑞克去了加利福尼亚，跟其余一些年轻有为的化学家一起参加一个会议。

再说了，要是雨太大没有办法骑自行车，艾瑞克还会开车送我去实验室。波士顿经常下雨，有时候简直大雨瓢泼，劈头盖脸。

再说了，艾瑞克还会遛狗。我们养了一只狗，是艾瑞克送给我的。

我发觉：一条缺点也没有列出来。其实吧，我早已经心中有数。

“是一份一边倒的清单。”第二天，我告诉这位实验室同事。她主动请我吃了曲奇。

实验室里有两只充满氩气的操作箱。我就在操作箱里处理高度敏感的化学实验，绝对不能接触空气的那种。一旦进了空气，化学试剂就会燃烧。要是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，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也塞进这两只操作箱。

每逢这种日子，我要么多放了催化剂，要么少放了催化剂，要么干脆放错了催化剂。

催化剂会加速反应，降低活化能——只有克服上述能量障碍，化学反应才会发生。

长远而言，这份工作究竟有什么用？独处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在房间里扪心自问。这本来是一间溶剂室，但我另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作“孤独堡垒”。

艾瑞克已经不在这间实验室了。他去年毕了业，到了另外一间实验室。化学博士学位至少要五年才能拿到。我们相识的时候，我正在念博士一年级，艾瑞克在念博士二年级。

我在我跟艾瑞克的公寓里四下走动，动不动被他的东西绊一跤：大大的黑色鼓袋啦，钢盆啦，装着正在发酵的褐色液体的大玻璃瓶啦。毕竟艾瑞克爱敲鼓，爱酿啤酒嘛。这两种爱好很占地方，确实算个减分项，但我偏偏又爱喝啤酒爱听鼓，因此恐怕又要加上几分。

加分项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暴涨。

我们也不是没聊过结婚的事。“你觉得是时候安定下来，生儿育女了吗？你觉得是时候成家了吗？”艾瑞克问道。当时，我并没有说“不”，但也没有说“是”。当时，我们不过是随口一说嘛。每次艾瑞克都觉得，等到他正经开口求婚的时候，我的答复会有所不同。

“至少，现在我已经把话挑明了。”艾瑞克说，“不过也拜托

你，别拖太久再答复。”

今年夏天热得要命。我们在“家得宝”的一排排货架间走来走去，去找风扇。我们家的风扇昨天坏了，但据说下个星期还将升温；到了下个月，还有场飓风要来。

读到关于飓风的报道，艾瑞克有点拿不准作者是否在逗大家玩。

“作者为什么要逗大家玩？”我问他。

“因为很搞笑啊。”

“噢，没错。”一分钟以后，我“哈哈”笑开了。

耐心是艾瑞克最大的美德。他会乖乖去排我不愿意排的长队，而且浑然不放在心上。他会抱着一台沉甸甸的风扇朝排在他前面的老太太微笑。老太太挑了一大堆灯罩，付款的时候却又犯起了嘀咕。她逮住店员问该不该买，又逮住艾瑞克问该不该买。“真的要买洋红色的吗？”她问。至于我，人家老太太根本懒得搭理，谁让我正拼了命地跺脚呢。老太太再三权衡，逐一把玩着每只灯罩，最后一件也没有买。

钻进汽车以后，我告诉艾瑞克，要是让我想象地狱的惨状，那只怕跟我们刚才排的长队相差无几。只有一点不一样——老太太永远决定不下来究竟要不要买某个灯罩，长队永远一动也不动。

“你能想象吗？”我问艾瑞克，“比推那玩意儿上山更惨吧。”

“那玩意儿是块巨石。”艾瑞克回答。

我猛然悟出——我真是个伪君子：我拖着艾瑞克迟迟没有给出答复，但才排了个二十五分钟的长队，我自己却揪着死活也不肯放。

一回到家，艾瑞克就将风扇装好了，结果我家狗狗被风扇吓破了胆。

\*\*\*\*\*

两年前，艾瑞克跟我开始同居。我们还没有养狗，但正在考虑养上一条。“养条什么狗呢？”艾瑞克问，“大狗？小狗？我都没有意见。还是只要可爱就行？”

艾瑞克第一次把狗狗带回家时，我听见了狗儿尾巴拍打沙发的声音——毛茸茸的长尾巴。一头黄金贵宾<sup>1</sup>，重四十五磅，可爱得不得了，跑起来耳朵一扇又一扇。假如不给它打理剪毛的话，它的毛会一直长下去，看上去活像一头长着金毛的小熊。

“金毛熊仔”很亲人，这点十分暖心。可惜的是，后来我们才发觉，除了人，任何东西都能让“金毛熊仔”害怕，吹风机也好，空盒子也好，电扇也好。

\*\*\*\*\*

说起我的家族，脾气坏的不乏其人。“坏脾气”属于显性基

---

<sup>1</sup> 混种狗，由金毛寻回犬和贵宾犬杂交而来。

因，正如黑头发。艾瑞克长着一头红发。我们的朋友曾经问起，我与艾瑞克的子女有没有可能是个红发小孩呢？红头发的人越来越少啦，我们的朋友很替艾瑞克的一头“美发”担忧。

我告诉朋友，除非孟德尔<sup>1</sup>的遗传学学说大错特错，不然的话，我与艾瑞克的孩子会跟我有同样的发色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朋友们做一做白日梦，又有何妨？一个一头红发的亚洲宝宝。有位朋友则宣称：你大可以用这题材写出一篇登上《科学》<sup>2</sup>杂志的论文，然后在学术界找个工作，斩获终身教职。

目前，艾瑞克正在学术界求职，希望去一所主要面向本科生的大学任教。

“因为他们就是未来。”艾瑞克断定，“本科生求知欲强、一身活力。而且跟研究生相比，本科生或多或少还算开心。带着本科生，我可以闯出一番天地。”

我没有吱声，但我心中暗想：“我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你一个会这么说，只有你一个会这么热情满满，把人往好处想。”

可惜的是，艾瑞克中意的那些大学不在波士顿，而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之类的地方。

我敢肯定，艾瑞克会搞定那份教职。他的职业道路一个弯也没有拐过，仿佛一支利箭正中靶心。要是让我画一画我的职业道路，看上去恐怕活像气体粒子在空中乱窜。

实验室那位同事常常引用过往化学家的金玉良言：“你必须热

---

1 即格雷戈尔·约翰·孟德尔（1822—1884），奥地利生物学家，遗传学的奠基人。

2 《科学》（*Science*）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，为全世界权威学术期刊之一。

爱化学，即使在它并不奏效的时候；你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化学。”

向我们打听宝宝是否会长红头发的几位朋友，要么最近刚刚结婚，要么刚刚养了条狗。只要我们请他们到家里来吃晚餐，比如今天晚上，这帮人就认定我跟艾瑞克正打算通知他们，我们订婚了。

“有什么喜讯？”他们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我说，“不过，给，来点新鲜的帕尔玛干酪碎吧。”

我心里明白，背着我的时候，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可没有这么客气。他们会彼此打听：已经四年了，不是吗？他们也开玩笑：她跟他在一起，只不过是了他的钞票。

众所周知，研究生赚的钱少得可怜。而对于本国拥有博士头衔的科学家来说，就业市场又僧多粥少。

艾瑞克决心攻读博士学位是在念高中的时候。他修了一门化学课，一时脱颖而出。那是在马里兰州西部，一个有着许多尖顶教堂、却没有一家“星巴克”的小镇。每隔一年，我们两人会从华盛顿机场驱车三个小时，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隘口到达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。在那儿，艾瑞克似乎认识所有人。他朝“U”型吧台另一头的男子挥挥手，对方曾是艾瑞克的乐队老师；他朝邮局里的女士挥挥手，对方的孩子是艾瑞克念高中时的朋友。有着“U”型吧台的这家餐厅，取了个店名叫作“餐庭”。无论春夏还是秋冬，艾瑞克的家乡总有农田出售，总有忙个不停的磨坊。

有些时候，我想不通艾瑞克为什么会离开家乡（那可是每家冰淇淋店都取名叫作“乳品作坊”的好地方啊），偏要进实验室过每